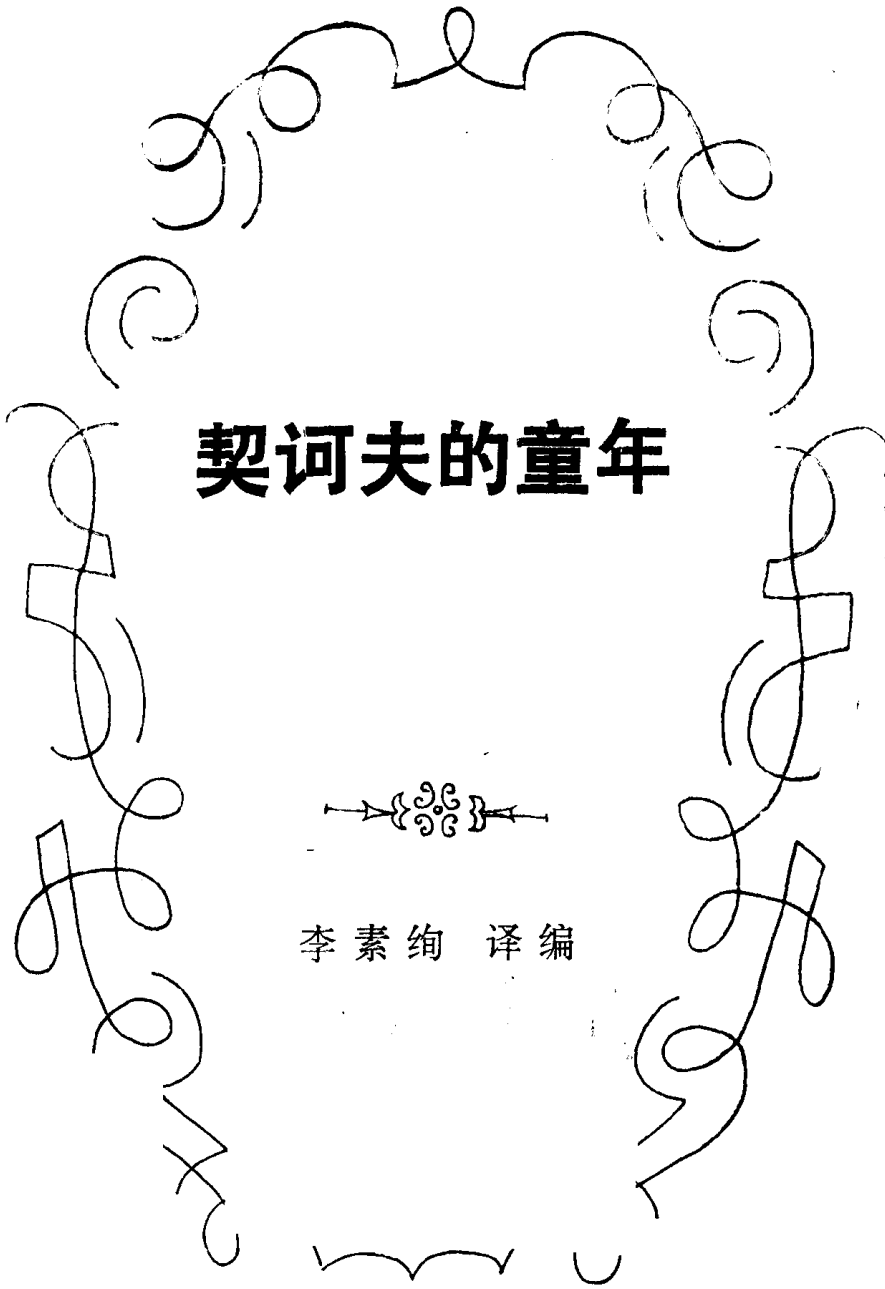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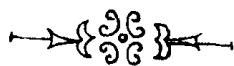




契诃夫的童年



李素绚 译编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淑媛
金 兰
封面设计：丛 余
插图：荣 先

契诃夫的童年

Qiekefu De Tongnian

李素绚译编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4/16·插页 2·字数 47,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650

统一书号：10359·10

定价：0.45元

目 录

一	修道院街·····	1
二	祖父·····	9
三	食品杂货铺·····	17
四	安得留沙和戈甫立克·····	27
五	另谋出路·····	37
六	学校·····	45
七	唱诗班·····	54
八	表演的才能·····	61
九	大冈罗格的夏天·····	70
十	童年的欢乐·····	76
十一	告别童年·····	82
十二	自立·····	89

一 修道院街

在一百多年以前，上个世纪的中叶，俄国亚速夫海岸边有一个不大的却很繁华的商业港埠——大冈罗格市。在这个小城的港口，不断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埃及驶来大大小小的商船，这些船只就停泊在港口。也总是有商船从这里开到国外去。从国外运来葡萄酒、水果和辛香佐料；从俄国运出去的大多数是粮食。大冈罗格市的海关昼夜办公。街上有很多外国人穿梭般地来来往往。岸上的剧院里、咖啡馆里到处可以听到希腊语、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繁荣，这个南方滨海小城的商业也兴盛起来。在大冈罗格市内有一条安静的，长满青草的街叫做修道院街。在夹道的两排房子里有一所小小的两层楼房，门口挂着牌子：“食品杂货铺”。在小铺的入口处有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写着：“经售茶叶、砂糖、咖啡、香肠、肥皂及其它食品杂货。”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契诃夫开的小杂货铺，安东·契诃夫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父亲巴维尔经过赎身，脱离农奴地位获得自由之后，曾在大冈罗格市有名望的商人柯贝林家的帐房管事部门担任过差事。旧俄专制制度下，帐房管事的差事可不是好干的，每天早晨他得早早地起来，任人差遣，连小姐的钮扣都得他去给买。必须从早到晚伺候所有的人，卑躬屈膝地一口一个“您”，甚至当他挨了耳光的时候也得弯腰打躬强颜欢笑地奉承人家。他得终日勤勤恳恳地做事，尽管事情再小他也是不敢耽搁一分钟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积攒些微薄的薪水，一心想自己开设一家店铺，成为店铺的老板。

他凭着他那顽强的性格和坚强的毅力，把一个个小钱积蓄起来，总算凑够一笔钱，终于在1857年他已三十岁的时候，才在修道院街，自己开设了这个兼营服饰用品的食品杂货铺。这时候他已经娶了大冈罗格市一个布商的女儿叶甫盖尼亚·莫洛索娃。

1860年1月17日安东诞生了。安东的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安东的上边有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后来他下边又有两个弟弟：伊凡，米哈依尔和一个妹妹玛丽娅。

他们一家住在二楼，一楼是饭厅、厨房和店铺。当时这是一个小康之家。在这所小房子里，巴维尔一家按照旧日的，严格的，传统的方式生活着。父亲是个严厉、专制的人。他对子女管教很凶，要孩子们敬畏



上帝，信教，遵守教会的规矩。对待孩子们的主要态度就是严格的苛求和不折不扣的棍棒纪律。巴维尔给孩子们制定了严格的不合乎儿童生活特点的生活制度，倒有几分象是囚犯的劳役制度。毒打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家里司空见惯的事情。

父亲要求孩子们严格按照他所规定的秩序生活。他的家迁到莫斯科以后，他规定要安东的弟弟伊凡负责全家的“总务”工作。有一次在总务方面出了点毛病，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就在院子里给了他一顿毒打，打得非常厉害，以致使伊凡不得不喊叫起来，左邻右舍闻声赶来，房东也警告巴维尔：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吵闹场面，那就要他搬家。可见父亲对他们的童年“教育”是多么可怕了。在安东童年印象中，毒打的伤痕从来没有在他心头痊愈。契诃夫对于在父亲惩罚他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委屈、耻辱和软弱的感情一辈子也没忘掉。后来他曾说：

“我永远也不能原谅父亲在童年时代这样打我。”

又说：“我没有童年。”

父亲摧残儿童心灵和摧残人的尊严的体罚使安东最感痛心。

有一次安东在学校里问一个孩子是不是在家里常挨打，他问：

“你在家常挨打吗？”这个孩子回答说：“我从来

不挨打。”

安东听到这个孩子说从来没有打过他的话以后，把眼睛瞪得老大，感到非常惊讶，而且没有相信他的话。因为安东看到很多家庭都是象他父亲这样教育孩子的——除了打骂就是责罚。

父亲巴维尔从前也是经历过痛苦的磨炼的。他在铺子里当过“学徒”，受过严酷的教育，也是经常遭受打骂甚至鞭笞，还得低声下气去拍掌柜的马屁。最终经过自己努力奋斗在社会上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所以他也错误地认为惩罚孩子和鞭打孩子是为了他们好。孩子们呢，也没有想到过有什么别样的好日子。

巴维尔常说：

“从前也是这样教育我的，你看，我不是出人头地了吗？！”

由于父亲巴维尔没受过教育，所以他的市民习气和怪癖，顽固的作风，把他的理想破坏了。巴维尔想使孩子们成为真正有教养的人。他亲身体会到如果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是可以为人们做一些重要的，有益的事情的。因此后来家里经济情况虽然很困难，父亲却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中学里去读书，给他们聘请音乐教师，送他们去学音乐，甚至很小就让他们去学习外国语。安东和他的两个哥哥十几岁就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

当然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对孩子们的影响也不是只有坏的一面，而没有好的一面。他总是努力使自己的孩子们从小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尽义务、负责任、守纪律的精神。尽管他给孩子们的幼小心灵灌输这些品质的办法过于严格和苛刻，契诃夫长大些对父亲也就谅解了。后来他曾说他自己酷爱秩序的习惯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契诃夫不管他和父亲之间存在着多么不愉快的沉重的隔阂，他对父亲还是又敬又爱。年岁越大他就越了解父亲不可能有别的做法。父亲这样做只是为了爱孩子，希望他们上进。

父亲巴维尔为人热情，能够把自己整个的心灵完全献给他所喜爱的事业；他喜欢发号施令，自尊心强，是一个生来要做一番事业的人。然而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却不象他父亲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上那样一往无前，巴维尔受到他那艺术家的才能的干扰。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就他内心气质来说，是一个艺术家。是商人与艺术家的奇妙的混合体。他以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拉小提琴，还酷爱绘画。他画过彩画，并且对肖像画颇有研究。他希望使生活象音乐那样和谐、庄严壮丽。所以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说：“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

契诃夫全家确实都拥有俄罗斯人的卓越的天赋。几乎在他们全家每一个人身上都涌出了才能的清泉。后来大哥亚历山大是一位著名的记者，二哥尼古拉是一位颇有才气的画家，弟弟伊凡是一位天才的教育家，妹妹玛丽娅也是一位画家，而小弟米哈依尔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

巴维尔的兴趣所在不是经商，而是唱诗班，他异想天开地要在当地办一个全城最好的唱诗班。由于他没受过教育，所以他把才华和精力浪费在一些古怪的举动上。他为唱诗班牺牲了许多做生意的时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把杂货铺的买卖也给拖垮了。后来他破产了，不得不离开大冈罗格。

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娇小、温柔、善良，和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专横、执拗、蛮横恰成鲜明的对比。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受尽丈夫的打骂，怕丈夫怕得厉害，有时因为汤做得咸了，巴维尔就在饭桌上大发雷霆，当着孩子们的面骂叶甫盖尼亚是“笨货，混蛋”。这使孩子们感到恐惧，而内心里却是反感和厌恶。

父亲的专横毁掉了母亲的青春，一缕哀伤象云雾一样笼罩着她，她怯生生地疼爱她的几个孩子。为了减轻孩子们童年的痛苦，甚至鼓足勇气去责骂她那毫不通情理的丈夫。每逢大节期需要做早弥撒的时候，

父亲在深夜两、三点钟就把孩子们一个个地叫起来，不管是什么天气，无论风霜雨雪总是把困得睁不开眼睛的孩子们带到教堂。所以叶甫盖尼亚常常去为疲惫不堪的孩子们说情，说丈夫用教会的礼拜仪式过分折磨了几个孩子。可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象打火石一样顽固；要想使他动摇或改变主张，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善良的叶甫盖尼亚无力改变巴维尔的专制作风，只能用她那母亲的温柔减轻孩子们童年的痛苦。她很会讲故事，孩子们都愿意听她讲，可是这样的时间太少了，父亲把他们的时间排得满满的。

二 祖 父

安东·契诃夫在成为俄罗斯伟大的作家之后，也还常常提起自己的祖父，因为正是祖父代表了契诃夫一家的性格。这性格中尽管有它专制、蛮横的一面，然而又有多少闪光的东西啊！

契诃夫这家人的血统是纯农民的血统。安东·契诃夫的祖父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原来是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并且是个没有人身自由的为地主契尔特科夫家所使役的一个农奴。当时旧俄国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制度，农奴的子女也都归这家地主所有。子子孙孙永远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但是如果有钱倒是可以用钱来赎身，一个农奴的身价是七百卢布。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使他自己和他的孩子们获得自由。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具有顽强的性格、明豁的智慧和担任组织工作、管理工作的才能。为了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理想，他在各方面对自己实行了严格的节制。靠着坚毅的劳动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好歹积蓄了三千五百个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

数目。在1841年也就是大约在沙皇颁布农奴解放令的二十年以前，他用这笔钱从地主手里赎出了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女儿亚历山德拉，但是他的钱不够把女儿一道赎买出来，正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地主契尔特科夫却发了一点恻隐之心，免去亚历山德拉的赎金，把她也一同发放了。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赎出了全家。从此，他们从沃罗涅日省迁到南方。安东的祖父叶果尔在大冈罗格城不远的地方由普拉托夫伯爵雇去做他的田庄的总管。这位伯爵是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著名哥萨克将领马特维·伊凡诺维奇·普拉托夫的儿子。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亲身受过奴役压迫之苦，自己当过奴隶，而且在赎身、获得自由以后的一生当中也始终是受人差遣的，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认识到奴役和压迫的害处，从而痛恨这种制度。他却维护这种制度。所以后来安东·契诃夫在写给他的妻子克尼碧尔——契诃娃的一封信里曾说：

“你要知道，我的祖父在信仰方面是一个热烈拥护农奴制度的人呵。”

可见因袭的重担对一个奴隶的灵魂的压力有多么大。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自己干活非常卖力气，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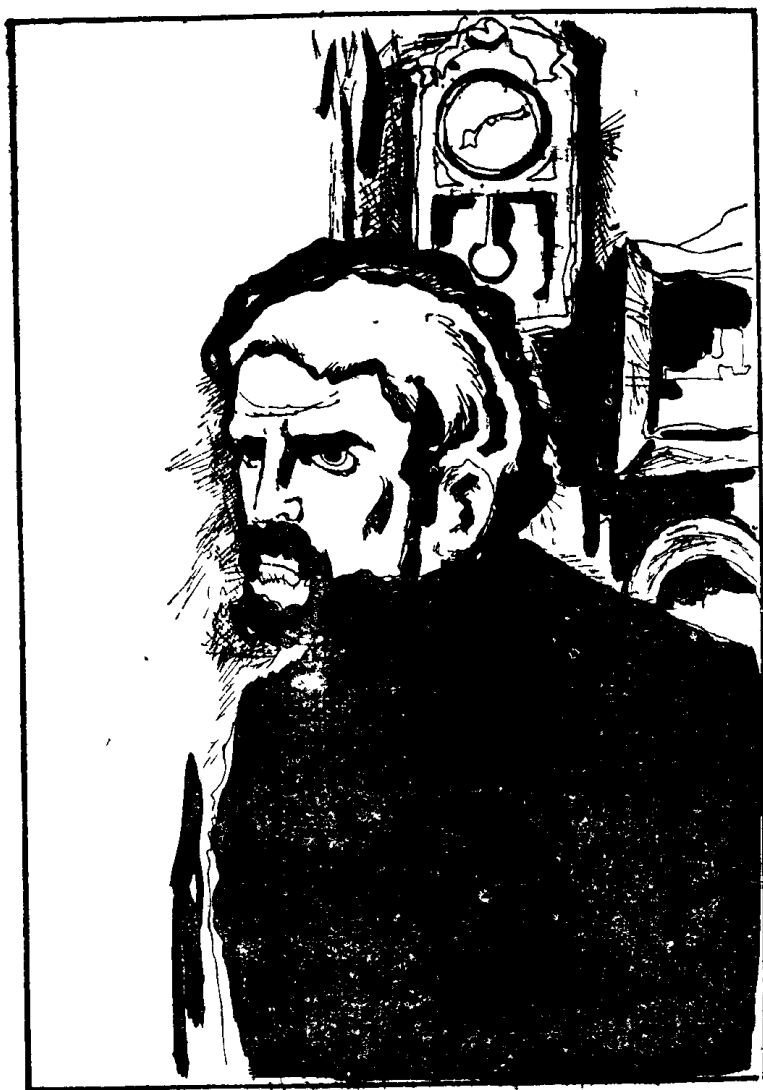
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进了他的差事里。他自己受雇于人，而对农民却非常严厉而且苛刻。他的脾气非常乖戾，性情专制横暴，时常会毫无理智地大发雷霆。这种专制在契诃夫几代人的身上起了致命的作用。从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他的儿子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他的孙子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这三代人的身上就能够看到专横、任性和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暴虐作风。暴躁、容易发火几乎成了契诃夫一家人的特征。

安东·契诃夫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说：

“你说，你羡慕我的性格，应当告诉你，我的性格本来是暴躁的，我又容易发火，又有许许多多别的毛病。可是我养成了控制自己的习惯，因为一个正派的人是不应该放任自己的。”

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在继承叶果尔在追求自己生活目标上的一往直前的精神的同时，把他那专横、暴虐的作风也承袭了下来。所以祖父带给契诃夫家族的影响是两个方面的，有好，有坏。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不住手地劳碌了一生。回顾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可以说，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不但把儿子们从奴隶地位中赎了出来，而且给几个儿子都找到了事情：米哈依尔成了卡鲁格地方的装订工人，米特罗方成了店铺的伙计，后来，他也象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叶果罗维



奇一样，成了大冈罗格的“商业家”。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把孩子都安排到城里，可是他自己仍留在乡下，顿河流域普拉托夫伯爵的庄园里。他身上具有一种和艺术秉赋有关的显著特点——耽于幻想。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虽然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但是写起信来却常常显露出幽默的笔调。他不仅读过，而且是不只一次地读过圣经，还喜欢读小说。他在写给儿子的信里常常取笑自己，很善于措词，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一忽儿使用第一人称，一忽儿又突然改用第三人称；他曾给巴维尔写过这样的信：

“我在忙着收割庄稼，烈日把庄稼全都烤干了，晒焦了。契诃夫老汉流着汗水，忍受着幸福的阳光的沐浴和烘烤，但是夜里睡得很香。”

有时他也喜欢使用一些派头十足的措词：如下面这样的信：

“兹因事体繁忙，时间不敷，不能与吾之爱子爱女，借此沉闷之信纸，续述衷曲。”

意即他因事情太多，时间不够，所以不能和他亲爱的儿子、女儿，利用这沉闷的信纸，来谈谈心里话。

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把他自己的严厉的性格传给了他的“爱子爱女”，也把他那措词派头十足的写信风格传给了安东的父亲和叔父。

长辈们——祖父、父亲、叔父把浮夸的笔法和文理不通结合在一起，想要使最普通的事物和最平常的琐事显得庄严隆重、意味深长的这些独特风格，引起了安东弟兄们的密切注意。对于可笑事物的敏感和高度的观察力，对于一切虚伪做作的灵敏的嗅觉——这是安东和他的两个哥哥共同具有的特点。

安东·巴甫洛维奇知道自己的叔父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情纯洁愉快的好人”。但是他认为可以嘲笑一下他写信的笔法和口气。而在嘲笑叔父的弱点的同时，安东和亚历山大也嘲笑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在书信中总想使最平淡的事情显出一种特别气派，结果就往往造成喜剧的效果。譬如，有一次米特罗方·叶果罗维奇到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一些城市去办货，巴维尔就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您在莫斯科。我们十分荣幸和愉快地祝您来到帝都莫斯科，并且希望您大吉大利地胜利地办完您的事情之后，驾临我们帝王之行都——大名鼎鼎的彼得堡。”

而当米特罗方·叶果罗维奇“驾临”彼得堡之后，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又给他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万言书，以各种异常崇高的理由向他的弟弟谈到彼得堡建都的意义，谈到俄罗斯领土的广大无边和外国人的畏惧。至于纯粹事务性的问题，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也